

童年那些事

□李中华



童年是人生的原点，回忆童年总是那么耐人寻味。

打我记事起，就一直被“吃”“穿”困扰着。按理说，我们“80后”这一代已经摆脱了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饥荒年代。我母亲身体不好、父亲外出打工，家里常常面临着做不了饭、洗不了衣的问题。将近四十年过去了，童年那些事始终萦绕脑海，历久弥新。

听爷爷说，我家祖上世代务农，好在人丁兴旺。爷爷兄弟姐妹七个，父亲兄弟姐妹八个，七股八岔大半个村。从我出生到七八岁就住在家族的老院儿，与爷爷奶奶和六叔、四叔四婶、五叔五婶“四个家庭一个院儿”，房前屋后也是大大爷、大大姑等自家人。堂兄、堂弟、堂姐、表哥、表姐等年龄相仿的一大群孩子，每到饭点总围在我奶奶的土灶前看呀、盼呀、闹呀，总想吃碗饭。也许孩童们总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，别人家的饭总比自家的好吃！往往是奶奶正要给我们一个一个盛饭时，爷爷背着馒头从地里回来了，伴随着“你们家都不揭锅了”的呵斥声，一溜烟儿全跑了。我也悄悄钻进自家那个屋里不敢吭声，偷偷听着两位老人的互相埋怨和不停唠叨。其他孩子们回自家揭锅即吃，而我却望着躺在炕上的母亲总迟迟吃不上饭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奶奶总会解开“蒜疙瘩”扣子的“大衣襟”衣裳，把她的那碗饭悄悄塞在自己怀里，用“大衣襟”盖住送到我家屋里，随手把门关上，让我偷偷吃。其实在孙辈中，我也是奶奶最担心、最接济的那个。母亲常常是硬撑着身子烧火做饭，早饭吃在半晌午、午饭吃到半下午、晚饭有时就算了，更谈不上饭菜变着花样儿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清晰记得我六岁就学着做饭，母亲躺在炕上告我“两瓢水、半碗米、一勺盐”“火要空心、人要实心”的口诀，之后包括手擀面、蒸馒头以及简单的缝缝补补等家务活，我都学会了。母

亲还常给我讲《吕蒙正赶斋》《五女拜寿》《岳飞沙盘学写字》等戏剧和故事，以此激励我：吃得苦中苦、方为人上人。当然这期间更有亲戚们的接济和帮助。特别是三姨，她与我一个属相，大我整12岁。她没怎么念书，隔三岔五就到我家住上一

阵子，忙里忙外地做许多干粮，包括馒头、烙饼等等，一次做的够吃好几天，更兴奋的是还给我包顿饺子解解馋。记忆最清的是，每隔十来八天，三姨到我家把全家的衣裳以及床单、被罩等洗个遍。当时，我总盼三姨多在我家住上几天。但是，每次三姨给做好吃的、洗刷完了，总是背着我偷偷离开，生怕我哭着闹着不让走。整个儿时，三姨刚离开我家那几天是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，好几天都缓不过来，三姨似母啊！

还有一件事始终难以释怀。那时我刚上村里的小学，每天需按时上课，我还是有个“必须比别人早到校”的臭毛病（学了当年小学课本中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鲁迅桌上刻“早”字的故事后，自己也要学做时时早、事事早的人），总免不了饿着肚子去上学。一次，早上七点半左右看见母亲还没做好饭，我倔强地什么也不吃就往学校跑去。上午十点多，我们正在上课，老师突然把我叫出来说是母亲在校园里等你。我走出教室一看，母亲一手端着碗稀饭、一手拿着勺子。我与母亲嚷着就不吃，觉得母亲给我丢了脸，还是在老师的严肃批评下勉强吃了，同学们也透过窗户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。这成了同学们暗地里的话柄，“他母亲做不了饭”“他母亲洗不了衣”“他母亲不收拾家”等等，有时与同学们发生矛盾了，他们就以此来抨击我。甚至左邻右舍、村里村外的大人们见了我也窃窃私语。面对冷嘲热讽，我没有气馁、没有抱怨、没有记恨，只有一个念头：一定要比你们强，一定要为母亲争光，以自己的优秀和强大来弥补对母亲的鄙视和嘲讽。

现在想来，吃亏即吃福！如果没有儿时的生活艰辛，如果没有人们的鞭策激励，哪有对人生的觉悟觉醒。

童年时期，我们也有许多趣事。当时的学习很快乐，接受的是二级或三级复式教学。老

师用粉笔在黑板

上写字，我们用石笔在石板

上学字，写不好擦掉重写，学校连个地图也没有，上地理课时老师就在黑板上画个“雄鸡状”的草图。最头痛的是背课文，谁背会就回家、背不会留下。那时经常停电，一停电我们就带着自制的小油灯，到学校上晚自习，做完作业才能回家。每年刚放暑假，六七月份正是核桃成熟的时节。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开始琢磨准备“挖核桃小刀”，寻找一段细铁棍儿，有条件的到铁匠铺子，没条件的自己用锤子敲打。打磨好小刀后，三三两两地走进深山、爬上树干、坐在横枝，开始偷吃青皮核桃：核桃挂满枝头，随手一摘，小刀一割两半，用刀尖挖出果肉，剥皮后吃得真香！半天半天坐在树上吃个不停，大人们也很难发现。有时也会划到手掌，用土涂一涂；有时也会从树上摔下来，互相揉搓一下。吃着吃着，如发现树上有小鸟就转战掏鸟，几个人你推我爬的连鸟窝一起端回家，用细铁丝编织个鸟笼，你家养几天、我家养几天。当然整个暑假，我们也会干些正事，到山上刨药材、夹蝎子、拾酒瓶等换钱买冰棍，采野韭花制作韭花酱，当作喝稀饭时的家常菜，但最发愁的还是青皮核桃水把手染得黑乎乎的，而且一开学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检查我们手掌颜色，看是否到地里偷吃核桃了。临近九月马上开学呀，小伙伴们就开始找块磨刀石，蘸上水，反复摩擦被青皮核桃水染色的手掌，有时还真能蒙混过关。暑假开学后，过不了多久村里就要采收核桃，家家户户、男女老少全到地里去了，学校也至少给我们放十来天秋假，总少不了拾干柴、捡核桃这项作业（村里采收核桃时，树上枯枝掉到地上就是很好的柴火，树下难免有些捡拾落下的核桃）。小伙伴们又开始上山进沟，与之前不同的这次是光明正大的，一筐一筐的干柴堆积如山，足够老师们一冬天做饭烧火用了；一包一包的核桃榨油装壶，足够老师们做饭用油了，有时村大队还帮助老师们在学校榨些油货，改善一下老师们的生活。

童年时期，也有惊险的一幕。同样是暑假期间，我们几个小朋友到我家附近山坡的一棵大梨树上，一边背课文，一边摘梨吃。一次，我们一低头看见树下卧着一只狗，就呼喊村头的大人们撵走！人们远远一望，都惊讶地喊道：你们在树上不敢动了啊，那是一只狼！片刻功夫，村头聚集了一少人，有带猎犬去撵的，有背着镢头、铁锹站在村头呐喊的，猎犬汪汪直叫就

是不往树

根走。过了好一阵

子，狼才在人们的呼喊声中拖着尾巴朝深山跑去。自此以后，大人们再不让小孩子独自到山上玩了。

童年时期，还有刻骨铭心的走读经历。因为村里只有一到四年级，上五年级要每天骑车到五华里外的中心小学。那时是飞鸽牌二八大杠自行车，车大人小，四年级暑期就得学会“掏花”骑车，全靠跌跌碰碰，少不了皮肉之苦。五年级开学后，我们十几个人结伴同行，早早起床吃了早饭，并做好自带的午饭，冬天就在学校的火炉上轮流热饭吃。为了早点到校，母亲靠鸡叫提醒我起床（家里也没有一个像样的钟表），一次我安顿好以后去叫同行的朋友，他们说还不到五点，不知为啥那天鸡叫得早了。事后父亲痛下决心专门从城里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发条手表，同学们都羡慕不已，这也算



是第一

次享受到的奢侈品。

现在想来，苦难即财富！如果没有儿时的坎坷经历，如果没有求学的艰难困苦，哪有战胜困难的昂扬斗志。

回想着自己远逝的童年，看着自己孩子如今的童年，思绪万千。童年，其实本没有好坏之分、没有对错之别，童年是一代人的记忆、是一段岁月的留痕，苦也罢、甜也好，童年这个原点始终是时代洪流与人生轨迹碰撞的火花，我们无法选择童年，但童年影响一生。如今孩子们的童年，四十年后同样是那么耐人寻味吧，我们能做些什么？又在做些什么呢？都在日子里述说着明天的现在，谁又能准确捕捉现在的明天。

本版图片均为AI制图

